

# 『真理报』 沉浮录 总编辑

〔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著  
贾泽林译

東方出版社

# 《真理报》总编辑 沉浮录

〔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著

贾泽林译

東方出版社

---

В·Г·АФАНАСЬЕВ  
ОТ БРЕЖНЕВ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20 ЛЕТ В "ПРАВДЕ")

**《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

ZHENLIBAO ZONGBIANJI CHENFU LU

著者/[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

译者/贾泽林

责任编辑/聂梅玲

封面设计/王师颀

出版/东方出版社

社址/100706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冠中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125 字数/165,000

版次/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

ISBN 7-5060-0369-4/D·79 定价 6.50 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     |
|-------------------------------|-----|
| 代 序                           | 1   |
| 第一章 我是一个俄国人，一个俄罗斯人            | 8   |
| 第二章 通向《真理报》的路是那么漫长            | 17  |
| 从莫斯科到车里雅宾斯克                   | 17  |
| 从车里雅宾斯克返回莫斯科                  | 28  |
| 我那本教科书的曲折经历                   | 39  |
| 社会科学院——我是怎样成了哲学博士             | 46  |
| 对《真理报》的简短回顾                   | 52  |
| 第三章 列·伊·勃列日涅夫——“停滞”<br>的集中体现者 | 58  |
| 发达社会主义                        | 58  |
| 关于孔采沃别墅 关于斯大林                 | 64  |
| 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苏共中央全会没开成            | 67  |
| 勃列日涅夫的两副面孔                    | 68  |
| 1965年 第一次经济改革                 | 74  |
| 我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受责骂                 | 79  |
| 第四章 列·伊·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的岁月       | 81  |
| 第五章 尤·弗·安德罗波夫——播种希望的人         | 110 |
| 第六章 康·乌·契尔年科——面目模糊的人          | 122 |
| 第七章 米·谢·戈尔巴乔夫 改革 《真理报》        | 138 |

|                           |     |
|---------------------------|-----|
| 我不想对戈尔巴乔夫落井下石·····        | 138 |
| 加速未能实现 加速被改革所取代·····      | 141 |
| 《真理报》无条件地接受并支持改革·····     | 144 |
| 我是一个保守派分子·····            | 148 |
| 戈尔巴乔夫陡然改变了我的生活·····       | 154 |
| 公开性是改革的重要成果·····          | 158 |
| 有关亚·尼·雅科夫列夫和叶·库·          |     |
| 利加乔夫的二三事·····             | 166 |
| 未经苏共中央批准的批评·····          | 169 |
| 与夏·拉·拉希多夫和解·····          | 174 |
| 维·瓦·谢尔比茨基——不一般的关系·····    | 179 |
| 对努尔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发现·····     | 183 |
| 第八章 米·谢·戈尔巴乔夫 问题 疑问·····  | 186 |
| 向前总统提几个问题·····            | 187 |
| 戈尔巴乔夫和同事和顾问欺骗了他·····      | 189 |
| 戈尔巴乔夫在干部政策上的失误 有关国家紧急状    |     |
| 态委员会·····                 | 190 |
|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品质·····         | 192 |
| 政治上层变动频繁·····             | 194 |
| 戈尔巴乔夫错过了解决族际关系尖锐化的时机····· | 195 |
| 职业技能不高·····               | 197 |
| 领导人、领袖必须是政治家·····         | 199 |
| 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是什么彼得大帝·····      | 201 |
| 第九章 《真理报》总编辑的甘苦·····      | 204 |
| 《真理报》给了我什么·····           | 206 |
| 奖赏和特权也是一种乐趣·····          | 213 |

|                  |     |
|------------------|-----|
| 金刚石实验室 .....     | 218 |
| 《真理报》与克格勃 .....  | 227 |
| 他们用小事折磨我 .....   | 231 |
| 水上滑板与“政变” .....  | 234 |
| 第十章 一部未写成的关于改革的书 |     |
| (代结束语) .....     | 239 |
| 译后记 .....        | 252 |

## 代 序

虽然读者会感到奇怪,但我的这本小书还是要从我在《真理报》20年工作结束那一刻写起,也就是从造成我离开该报借口的那戏剧性的一幕写起。

1989年9月18日《真理报》转载了意大利《共和国报》维托里奥·朱昆那的一篇文章。

该文(确切些说,只能算是一篇杂文)谈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访美之行。该文像叶利钦本人在他的《我的自述》(1990年)一书中对自己所作的描述那样,把他说成是一个首次涉足文明世界的、人们熟知的那种嗜酒如命、缺乏教养的俄国熊。<sup>①</sup>

该文的发表引发出一阵不可理喻的喧嚣,简直可以说是一场轰动的闹剧。编辑部的所有电话机都响个不停。电报和信件雪片般地飞来。民主派人士又激动又愤怒。《真理报》竟敢损害那时正处在民主大潮浪尖之上的鲍里斯·叶利钦本人的声誉。

《真理报》报社大门口不得不临时设岗。人们当众焚毁这一期《真理报》以示抗议。不过这并不妨碍那些工于心计的报贩子乘机哄抬报价,把通常只卖5个戈比的报纸,提价到1个

---

① 参见叶利钦《我的自述》,1992年东方出版社版,第199页。——译者注

卢布或5个卢布。

然而人们难免心存疑惑，文章里写的是不是真的？它在欺骗我们吧？

种种事实表明，它并没有欺骗我们。时隔不久，当时在我国收视率最高的一个电视节目——“时事新闻”里，播放过一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其内容和精神与《共和国报》上那篇文章毫无二致。

稍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报刊发表了“鲍里斯·叶利钦访美事宜捐助者之一詹姆·哈里逊的机密备忘录”。

我认为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在这里引用哈里逊备忘录的结尾部分。它是这样写的：“大众传播媒体把叶利钦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他是个爽直的汉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打通了走向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宝座的道路，对此我们理应加以分析。我们应该懂得，在他的个性中，实际上既有阴暗的一面又有无法预测的一面，这使他有别于戈尔巴乔夫；如果这两个方面在他所掌握的实权中体现出来，就很可能导致破坏性极大的后果”。

我不知道电视播放的那部影片从何而来，但对《真理报》转载意大利报纸文章一事，我则应该予以澄清。因此事曾引出层出不穷的口舌、谣言和凭空捏造，我的澄清就愈显重要。

有一种传言，说什么这篇文章是苏共中央密封在红色信封（加有五个火漆封印）中，指定交给《真理报》总编辑本人并严令他必须发表。

乍看上去，这种传言颇为合理，因为《真理报》收到过不少这类火漆封印的红信封，其中装着的苏共中央文件上面写有“绝密”二字。

还有一种传言，说什么如果该文不是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和不久前出任苏联总统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本人，那起码也是当时党内二号人物叶·库·利加乔夫寄送来的。

这个说法乍看上去也颇为合理，尽人皆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互存芥蒂，因为叶利钦曾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中央的强霸，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摇摆、突出个人的作风等等。至于利加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关系，那则是极为不睦和紧张。

在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1988年夏）上，利加乔夫大声地对叶利钦说：“鲍里斯，你错了”。这句话曾经成为一句俏皮话，而且现在仍然是一句广为流行的俏皮话。滑稽戏的演员把它变成台词，而在日常生活中，在反驳自己对手时，人们也常常使用这句俏皮话，只是把鲍里斯换成他人的名字而已。

实际上，这件事很简单，也很透明。

《共和国报》上的文章是通过普通的、公开的渠道即通过塔斯社获得的。此文在那一天根本不可能从中央委员会那里获得，因为那一天是星期日，而中央委员会在这一天是休息的，一张纸片也不会寄送给我们。

告诉我这条消息的是《真理报》编辑部编辑弗拉基米尔·古巴列夫，他负责那天报纸的版面编排。同他一起到我这里来的还有另一位编辑亚历山大·契尔尼雅克，报纸的责任编辑。我们三人一道看了这篇文章。应当说，我们当时对这篇文章是有怀疑的。但是，文章是塔斯社发来的专文，而这则意味着该文显然已在某处与某人达成了共识；况且，这篇文章具有轰动性，哪一位报人能够经得起轰动性消息的诱惑？我们就未能经住这一诱惑，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改变了态度，我们在报上公开向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表示道歉。

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为澄清事实,我理应讲明情况:在午夜版印出后,我又一次仔细地阅读了这位意大利新闻记者的文章。尽管已经迟了,但我已意识到,这篇文章不符合《真理报》的传统和风格,因此要求在第二天的全国发行版上不要再发此文。

星期一我出席了一个冗长的会议,这种会议每天有一次(还不算《真理报》编辑部每天例行的两次会议——早晨会议和晚间会议),几乎每次我都得到场,这样一来我便未能出席早晨会议,而编辑部已经决定在全国版上也刊登此文。

对上面提到的这些还须做出一点说明。1989年《真理报》的日发行量是1050万份。其中250万份是午夜版,向首都、苏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及国外发行。近800万份是下午版,向苏联各地区发行。在地方上是使用卫星传送版面或传真版面印行。某个稿件如果来得太晚,通常首先在午夜版(24点)上发表,第二天则在下午版(19点)上重发。叶利钦文章事件就是因此而发生的。

正如我上面谈到的,该文引起的轩然大波愈演愈烈。打电话来的已不仅仅是读者,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参与进来。

戈尔巴乔夫把我狠狠地数说了一通,说什么《真理报》根本不应转载某个《共和国报》上的文章。询问了我有关《共和国报》的情况。我对他讲了我对该报所知道的所有细节(包括发行量),告诉他该报是一份严肃的独立的报纸,是意大利最大的一份报纸。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大约有15到20分钟。

因此事我还曾同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亚·尼·雅科夫列夫谈过话。雅科夫列夫说,这种文章不适于在《真理

报》上发表,应该交给《共青团报》(《共青团真理报》),或者交给《文学报》更好。我从他的谈话中听不出任何指责和激动。

现在当我重新思考 1989—1990 年苏共领导层积极推行的种种“反叶利钦”行动以及这次事件时,不由地冒出一个想法:所有这些行动无论对其发动者来说还是对其执行者来说最终都成了一种“飞去来器”(“自作自受”之意——译者)。

应当很好地理解我们俄国人、俄罗斯人民的特性,许多世纪以来他总是关注和同情被驱赶者、受冤屈者、敢于犯上的人。各种名堂的叶利钦政治活动调查委员会起初在中央全会、后来则在苏共莫斯科市委全会(叶利钦被取消政治局委员职务,后来则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上对叶利钦纷纷发起指控,报刊上对他展开批评,电视上对他进行曝光,等等,所有这些最终反而大大有利于叶利钦。这些做法反而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支持他的巨大浪潮,提高了他的声誉和知名度,使许多本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知道了谁是叶利钦。甚至《真理报》发表的这篇效果不佳的文章也使他成了赢家。“哼,你们说叶利钦酗酒,可有哪一个俄国人不酗酒?不,他是我们的人,他是我们自己人”——我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或大致这样来判断是非的。你们说他是个凡夫俗子,那又怎样,但他却绝不愚蠢、决不糊涂。正如俗话所说,他知道肉是被哪只猫偷吃的。

1989 年 10 月 25 日,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政治局委员瓦吉姆·梅德维杰夫邀见我,他对我说:“维克多,你曾要求放你去搞研究工作。戈尔巴乔夫同意你的要求。你写一份申请吧”。

于是我写了一份要求解除我《真理报》总编辑职务、去搞

科研工作的申请报告。

几天以后，戈尔巴乔夫在瓦·梅德维杰夫的陪同下亲临《真理报》。他向大家介绍了新任总编辑——伊·季·弗罗洛夫，他和我一样是院士和哲学家。

就这样，从1989年11月1日起，我就不再在《真理报》工作，而转入科研领域。现在我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和法学学部的高级研究员。从此时起直到1991年8月止（从此共产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被禁止），《真理报》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御用报纸。

我一生中最重要阶段——在《真理报》工作的20年就这样结束了。其中有13年，我担任该报总编辑，也就是说我担任该报总编辑的时间要比它的任何一任总编辑都要长。在党和国家这份主要报纸的历任总编辑中，我是唯一一个曾在四位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手下工作过的人。

几十年来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规则：党的每一位新领导人上台首先要更换的就是《真理报》的总编辑。而我却能在三位总书记手下工作，并在第四位总书记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

人们自然要问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由于我一直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而不是东摇西摆、颠三倒四、变来变去，不看领导人眼色行事，而是往往有自己的主见。

然而在某个阶段上，看来这条路线已不能完全符合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因而他想甩掉我。转载意大利报纸文章一事

只不过是抛弃我的一个借口而已。

那么现在，我将谈谈我在《真理报》的工作，谈谈我与《真理报》一起度过的那些艰难而复杂的岁月，谈得详细些。不过，我想首先简单地谈谈我自己。

## 第一章 我是一个俄国人， 一个俄罗斯人

我是一个俄国人，一个俄罗斯人。这样说决不是出于沙文主义，更不是起因于反犹太人主义。举例来说，我的上十部著作都是由犹太籍人士编辑出版的。

我的副博士论文导师是格鲁吉亚人——伊里亚·吉奥米多维奇·潘茨哈瓦。我热爱格鲁吉亚和它的人民及其文化。每年都要到那里去一次。那里有我的许多朋友和学生。

格鲁吉亚人是一个善良、礼貌、好客和乐天的民族。酒席筵上天然美酒似河水源源不断。在那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男声七重唱，无伴奏，无指挥。那些富于激情的舞蹈，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让你难以落座。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使我不想入座、投身到欢舞的人群中去，飞快地踢腿、挥手、扭动身腰、摇头摆脑。我感到格鲁吉亚人好像生来就善于教人在瞬间学会歌舞，即使像河马这种最笨的动物在场，它也会受到感染的。

不过所有这些都成了往事。现在在古老的格鲁吉亚大地上到处都在流血。格鲁吉亚人在自相残杀。不可理喻，难以置信。只要一想起这种情景，我的心就在擂擂地疼痛。

我有许多不同民族的学生，有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拉脱维亚人、土库曼人、乌克兰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捷克人、

斯洛伐克人和德国人，等等。每年我生日那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要光临我家，举行一次规模不大然而极为动人的友谊聚会。

我诞生在伏尔加河沿岸一带的鞑靼—俄罗斯乡村阿克丹内什，沙皇时代一个乡的中心，苏维埃政权时代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一个区的中心。我上的是布古鲁斯兰市中学，该市当时属中伏尔加边区。

伏尔加沿岸像整个俄罗斯一样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这是许多世纪中形成的。这是一个充满互谅互让气氛的地区，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则是友好和合作的地区。这样的地区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有那么一个颇为热心的民主派人士宣称苏联是一个帝国，而俄国人民是一个帝国民族。

这里有一个问题：试问这个“帝国的”、“压迫他人的”民族指的是什么？难道不正是这个民族，过去和现在一直把许多东西贡献给那些“被压迫”民族吗？难道它现在不是并不比那些“被压迫”民族生活得更好吗？

我们那所学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俄罗斯人、鞑靼人、摩尔多瓦人（埃尔加人和莫克沙人）、楚瓦什人、犹太人、乌德摩尔梯人聚集一堂。我们这些学生从来不曾想到要问一问我的同桌同学、我们班级同学、我们学校同学他是属于哪个民族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家庭之中，友好相处，相互帮助，我们大家一道用自己的双手建起溜冰场、排球场、篮球场，一起在各种课余小组里活动，我们一起擦拭学校的窗户，一起打扫校园里的垃圾。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祖国、对土生土长的边区、对军

队、对大自然、对伏尔加沿岸令人陶醉的自然美景的热爱，我们爱劳动、守纪律、诚实。

我家乡阿克丹内什村和布古鲁斯兰市是那般美好。它们总是绿色葱葱，总是那么整洁，总是受到人们很好的照料。此刻我眼前仍常浮现出它那欢乐而丰富的展销会和集市的情景，在那里不用花很多钱便可买到一小杯浆果或草莓、乳猪或猪、鸡蛋或鸡、蔬菜、水果、牛肉和许许多多其他东西。

我记得，我和我的小妹娜佳一学会走路就开始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

当我还完全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已学会放马和骑马。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最高兴的就是看马在河里洗澡。看到马虽然没有任何人教它就会游泳，我们真是高兴极了。我妈妈勉强强活到我7岁刚能横游伏尔加河的那一年，两年后我就能沿河游上十公里的距离了。区里的报纸曾经报道过这一消息。

我和小妹牧马放牛，养鸡喂兔，为他们割青草；我们在园子栽种土豆、胡萝卜、西红柿，在花园里种植苹果和梨、樱桃和悬钩子。

令我俩特别放心不下和激动不已的就是那头名叫马什卡的奶牛。我的小妹娜佳七八岁时就学会了挤奶。挤奶是一件巧活。手法稍有差池，挤奶时间稍有延误，奶牛就会突然踢翻奶桶，牛奶洒得满地都是。

有一个早春，好像在3月末4月初，马什卡给我们生了一头小牛。我们急不可耐地等着看它生下的是一头公牛还是母牛，换句话说就是它生男孩还是女孩。生下来的是一头小母牛，我们高兴得又蹦又跳。马什卡奶水充分，而这则意味着小

母牛可以活下来，为人们提供牛奶。要是生下来的是一头公牛，我们就会泪流满面，因为它一长大就会被宰掉吃肉。

我们非常喜爱马什卡。它是我们家庭的一员。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奶。每天早晨奶奶都要把一杯洁白如玉、香气四溢、热乎乎的牛奶倒进我们这些孩子的嘴里。马什卡赐给我们酸奶油、奶渣、黄油。生活在乡下或小城市里若是不养奶牛，那生活将过得既单调又贫乏，甚至可以说生活将变得毫无意义。

那么为什么生活在加速器时代的我们的儿孙们不爱劳动而只想挥霍呢？为什么有些孩子整日醉倒在大门口、喝劣酒抽劣烟、为一点小事就施暴的年轻霸？发展下去则吸食大麻，注射麻醉剂，并因注射器污染而丧失生命？

为什么少年和青年犯罪率有增无减，为什么吸毒、卖淫之类的丑恶现象日益泛滥？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无疑不少，如：经济危机、权力真空、道德价值沦丧。然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俄罗斯的社会匮乏（当然不仅起因于此），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太少，他们的能量无处释放，才能无处施展，缺少文化设施、技术创造天地和体育设施等等。

看我们的电视、听我们的广播、读我们的报纸，到处鼓吹的除了物就是物，除了钱还是钱，尤其是硬通货——美元、马克、日元，等等。为取得硬通货而不惜拍卖俄罗斯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什么东西都可以卖掉——从沃罗涅日的黑色沃土到钻石，从坦克到智慧的结晶，从俄罗斯美女到世界级的足球明星和冰球明星。有些商人为赚取外汇竟然试图出卖浸透了我们战士鲜血的千岛群岛。